

讓中國舞
流傳下去

梁漱華



五十年代在上海和朝鮮，六十年代到香港，七十年代移居加拿大至今，梁漱華一直以舞為生。小時候的芭蕾舞訓練，軍隊歌舞團的中國舞演出，來到香港就把所知所學帶到電影電視。她在香港短短的七年，從電影大銀幕到電視螢光幕，參與了十多部歌舞片的舞蹈創作，又為麗的電視的綜合節目編排舞蹈，更是不少明星藝員的舞蹈老師。滿懷理想的梁漱華在香港影視界找不到滿足感，卻在加拿大實踐了傳揚中國舞的夢想，七十年代在溫哥華開辦梁漱華舞蹈學院，並開設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試課程。今天她與女兒一起經營舞蹈學校，相信舞蹈必須成為普及教育，才能一代又一代傳揚下去。

訪問日期：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；地點：溫哥華梁漱華舞蹈學院。

訪談整理：林喜兒

我對舞蹈產生興趣，大概始於六歲那年，阿姨帶我看電影《紅菱艷》¹，自此喜歡了舞蹈。小學五、六年級在學校上了幾年芭蕾舞課，老師是來自俄羅斯、定居上海的著名芭蕾舞教師。一九五六年，我十五歲便投考朝鮮志願軍的歌舞團，因為我有芭蕾舞根底，所以給成功取錄，同時我還報考了數間舞團，上海歌劇舞劇院也取錄了我，不過軍隊先通知我，便選擇了入團，跟隨他們去朝鮮。那個年代在上海學跳舞並不普遍。我的父母早逝，我自小便跟姑姑阿姨生活，阿爺有六位太太，姑姐看到姊妹婚姻也不如意，十六歲便扮作十八歲，在上海電話公司工作，而我有四個兄

弟姊妹，大姊十七歲便結婚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獨立，不想依靠姑姐，加上性格好強，又喜歡跳舞，覺得年紀再大很難加入舞團，所以有此機會定不會放棄。爺爺曾差不多是上海首富，爸爸在中央銀行工作，這個背景在新中國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身分。

軍隊歌舞團的日子

我在朝鮮生活了兩年，每天就是練習和演出，會跟軍人一起演出，又教他們文化課。軍隊屬第二十三軍，是南方部隊，所以大家的的生活習慣相近，相處很好。歌舞團有六十多人，我年紀最小，大家都稱呼我為小梁，這些舊同事數十年來一直有聯絡，到今天還是叫我小梁小梁。我在城市出身，家裏有傭人，最初去到朝鮮確實不習慣，

1. 英國電影《紅菱艷》(The Red Shoes)，一九四八年公映。

圖一：一九五八年，志願軍文工團隨志願軍部隊從朝鮮撤離，受到朝鮮人民歡送時中央電視台拍攝的新聞照。朝鮮女孩為十八歲的梁淑華（左）戴上紅領巾。梁淑華私人藏品。



要去河邊挑水洗手洗臉，走一條街才到洗手間，晚上要拿着小電燈出去。天氣很冷，我的關節也出問題。我們每天過着集體生活，做甚麼也在一起，六時多七時起床，吃飯練功，下午排舞，要政治學習，教軍人唱歌識字，晚上演出。我們用三個月排節目，巡迴演出，有很多軍人走幾里路來看，有時在禮堂，有時在戶外搭一個台演出。節目主要是朝鮮舞、小舞劇，也有國內常演的節目、自己的創作，還有話劇、唱歌等。生活雖然艱苦但很開心，而且對青少年是很好的鍛鍊，過程很艱苦，要學習獨立，學習自己解決問題。有時我都會想，讓自己的子女或學生去軍隊鍛鍊一下也不錯。我在朝鮮的日子，沒有接觸當地人，也沒到過甚麼地方，只是偶爾在星期六、日，夏天去河游泳，冬天去滑冰，或者到山上採楓葉。那時代的人思想單純，那段日子我學會了甚麼是堅持，明白堅持就是勝利，不要放棄。

一九五八年軍隊撤軍後（圖一），我被分派到哈爾濱，住了一年多。一九五九年再分到蘭州軍區歌舞團，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歌舞團。蘭州的日子是一個變化，你說

外國有種族歧視，中國人也有地區觀念。我一個南方人去到西北，他們覺得你是上海小姐，格格不入。那三年時間對我是很大的考驗，環境不同，他們的想法又不同，覺得我很多事情做不來，思想沒那麼進步。日子不太順利，我卻學習了要忍受，如何做到最好，想着有天要離開這裏。不過那段日子卻讓我發現自己適合教學，當地有很多不同的組織，像學校或工人俱樂部都會來找我們排節目，我便曾被派去教學，發覺自己在这方面頗有天分，我的學生很不錯，看着他們由不懂到喜歡跳舞，很有成就感，自此啟發了我，原來喜歡跳舞不一定要做演員。

香港的影視歲月

一九六一、六二年間，中蘇邊界緊張，原本只是附屬的軍團變成正式軍隊，因此要篩選部分人，找政治可靠的人留下，於是幸運地我被調派到蘭州藝術學院當舞蹈教師，教授中國舞。後來出現編制問題又有調動，我也願意回上海，於是離開了學

院。回到上海，我曾經在少年宮教舞蹈，當時上海舞蹈學校剛成立並邀請我加入，不過我已打算離開中國去香港，因為大姊、還有當時的男朋友也在香港。其實那時已很難申請去香港，我覺得人要相信命運，有些事情很難說，我算是最後一批離開，一九六三年離開，六四年已經是文革。今天還會記起，自己一個人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到香港重新開始，帶着一個皮箱，身上只有港幣八元，從深圳過關，在羅湖買火車票再搭的士找大姊——她在一九六一年左右到香港。

初來報到我很想找工作，但甚麼也不懂，只懂舞蹈這個專業。最初在跑馬地一間私人辦的學校，好像叫香港藝術學院，認識了院長阮先生，於是在那裏私人教舞。後來國泰電影公司招考新人，我打算報考，但卻有工作人員告訴我其實是內定的。他知道我的舞蹈背景，便介紹我到邵氏（邵氏兄弟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）的南國劇團²

2. 全稱「南國實驗劇團」，一九六一年成立，由顧文宗擔任團長，為邵氏兄弟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培訓演員。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網站：http://www.lcsd.gov.hk/ce/CulturalService/HKFA/zh_TW/web/hkfa/publications_souventis/pub/englishbooks/englishbooks_detail06/englishbooks_shawstory.html。檢索日期：二〇一七年四月三十日。

圖二：梁漱華在粵語片中與影星陳寶珠合作，對方贈予劇照。年份不詳。梁漱華私人藏品。



（下稱南國），他們正招聘老師，負責這個部門的是顧文宗先生。我負責的是藝員訓練班，第一班的學生是岳華、鄭佩佩，當時好像是第二期，接着一直教下去。南國出了很多大明星，好像鄭少秋、羅家英也受訓了一段時間，還有何貴林、夏雨等。當時的工作就是教訓練班和為電影設計舞蹈，還記得很早期排一個節目《血濺牡丹紅》³（圖二、三、四）。

麗的電視⁴（下稱麗的）大概在一九六八年推出了一個節目《香港之夜》，經介紹下我認識了導演章元容女士，因而擔任了《香港之夜》的舞蹈編導。那是個綜合性節目，每星期播映一次，我從南國帶了幾個演員去參演，那時我身兼電影電視工作。

3. 何夢華執導的香港電影，一九六四年公映。

4. 一九五七至一九七三年期間，麗的電視初期名為麗的映聲，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二年期間改名為麗的電視。見維基百科網站：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亞洲電視>。檢索日期：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。

圖三：梁漱華（左）與畢業於南國實驗劇團的邵氏新星黃莎莉於片場合照。一九六七年至七十年代初，梁漱華在粵語片中為多位紅星編舞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圖四：梁漱華（右）與影星鄭佩佩在南國實驗劇團合照，當時梁漱華剛加入南國擔任舞蹈教師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在麗的工作的日子，總監鍾啟文對我信任亦很支持，讓我有發揮的空間（圖五、六、七、八）。節目方面，為歌星編舞當然要根據歌曲，如果是編排中國舞，電視台會要求現代化一點，服裝西化一點，因為觀眾要有新鮮感。後來郭世毅加入負責行政，我也曾經跟陳維騫共事一年多，再後來鍾啟文跟我正式簽約，給我很好的條件，我便辭去邵氏的工作。不過這時也有人找我參與粵語片，公司准許我接這些工作，自此電影電視兩邊走，這段時間真的非常忙碌，每天只睡四小時，也看着電影電視很多新人成長（圖九）。

初到香港生活，確實覺得有人看不起我們大陸來的。最初在南國工作，生活緊張，即使參與公司聚會亦成為精神負擔，因為要打扮得好一點。那時我甚少提起自己的背景，因為政治上比較敏感。我曾接受戲曲的基訓，在軍隊中學了很多不同的舞蹈，沒有明確區分甚麼舞蹈，不是很純粹，內容很廣泛，讓我大開眼界。當時在歌舞團已有唱歌伴舞的節目，會採用中國的古典舞、民間舞，也有用芭蕾舞的動作，基本



圖七：梁漱華（後排左三）。一九六九年，麗的電視代表香港前往泰國曼谷出席旅遊節大型活動，展演梁漱華的編舞作品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圖八：梁漱華（中央站立者）離港赴加拿大前，在麗的電視排練室留影。年份不詳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圖五：一九六七年起梁漱華加入麗的電視後，為電視台編排舞蹈及小舞劇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圖六：梁漱華（後排右三）與舞蹈員於香港大會堂後台合照。一九六七年起梁漱華加入麗的電視後，為電視台編排舞蹈及小舞劇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圖九：六十年代末，麗的電視藝員訓練班第二期學員畢業典禮。圖片由梁漱華提供。



上適合就會採用；到了香港，我根據以前演過的作品，以基本材料再編排，但歌舞團的作品具政治色彩，在香港不適用，我要自行構思、找資料，例如多看芭蕾舞影片。當時主要根據自己的思維去編排節目，也有演員會對我說「梁師傅，不要太中國化」，會說要現代感多一點，其實他們也不太懂甚麼是中國舞或芭蕾舞。當時大家對中國舞認識不多，而中國舞發展不像現在那麼快、變得那麼舞台化，以前比較是四四方方，古典舞就是這樣，很規範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我一直也有個心願，要給別人看看中國舞其實是怎樣。

我最後一部作品是《紫色風雨夜》⁵，算是最滿意的作品，因為碰到好演員。芳芳（蕭芳芳）希望要特別一點，她說「梁師傅，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東西」，很多明星有要求，都想與別不同。芳芳很有才華，她懂得在原本的編排上自行加一些元素。其

5. 楚原導演的香港劇情電影，一九六八年公映。

實也無可厚非，沒有壓力便沒有進步，但當時資訊不多，全部要自己構思，所以要請教別人，也要多看演出，甚麼舞蹈都要懂，也經常買芭蕾舞資料，因而令我養成了一個好習慣，如今去到哪裏都是找資料。現在學舞的人真的很幸福，甚麼舞也在網上看得到。

我在電影電視界工作了七年，先是南國劇團，然後是麗的電視藝員訓練班。電影電視競爭大，每一天都是比賽，要令導演和演員滿意。導演讓我自由創作，自己也要看怎樣配合，一定是先有歌曲，憑歌的感覺再編排。當時流行歌舞片或許是一種風氣，可能觀眾看得太多其他類型的電影，而且蕭芳芳、陳寶珠、薛家燕這些明星當紅，懂得唱又懂得跳，所以成為潮流。其實我不敢看以前的作品，覺得不太好，有很多條件限制，好像你的構思受制於劇本，還有演員條件、現場環境等，這不是創作，不是純粹的舞蹈，是電影的裝飾，只是伴襯，有時用鏡頭遷就動作，有些演員不懂跳舞，導演只可以拍上半身。當他們說「梁師傅開機啦」，我便要幫他們擺好甫士，

全部都是臨時即興，要遷就鏡頭，所以頭腦要轉得很快。在香港七年，舞蹈是工作，是生存的伎倆。麗的訓練班有幾個演員很好，做到我的要求，讓我享受短暫的滿足感。我只懂得舞蹈，要生存就要盡自己責任努力去做。

溫哥華實現理想

當時的環境讓我不能實現理想，所以渴望有一天能開辦一間屬於自己的舞蹈學校。從加入軍隊的歌舞團，到香港的不同階段，令我明白怎樣做人，在中國有人覺得我家庭背景不好，但我要告訴大家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在香港沒有太多機會演中國舞，但我要讓你看到中國舞是怎樣豐富的舞蹈藝術，中國人應該支持，更要珍惜自己的文化。我就是帶着這個願望來到溫哥華，一直沒有放棄中國舞。在這裏從事舞蹈活動是另一個艱苦旅程，首先他們不知道中國舞是甚麼，甚至不知道香港、北京在哪裏。我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來到溫哥華，是一粒冬菇都買不到的年代，還要香港的姊



姊每月寄報紙給我。丈夫是在香港認識，他在一九六七年環遊世界時來到香港，是個窮學生，一邊打工一邊旅行，在YMCA（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）工作，我當時也在那裏教跳舞，就這樣認識了。結婚後我們住在Simon Fraser大學⁶的學生宿舍，丈夫正在唸大學最後一年，我在大學的舞蹈系上現代舞課，他們也請我教中國舞，記得是京劇《拾玉鐲》的一段戲，我就是這樣開始連結Simon Fraser的舞蹈。後來Vancouver Opera Association（溫哥華歌劇協會）在夏天有歌劇演出，好像是《國王與我》，還有《微笑的國土》（圖十），因為作品有中國背景，也有歌舞場面，他們便找我參演。那時周末我在唐人街的教會教跳舞，又在自家地庫開舞蹈班，最初的學生多數是華僑的子女，五、六個人一班，有大人有小孩，自己有時也跟着一起跳。慢慢學生多了，有時參加藝術節，又有聖誕新年的演出。後來學生漸多，便租了倉庫，並分別成立梁漱華民族舞蹈團及梁漱華舞蹈學院（圖十一）。

6. 西門菲莎大學（Simon Fraser University）為加拿大一所公立大學，創立於一九六五年，以探索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探險者西門·菲莎命名。



其實我在溫哥華不一定要教中國舞，但一開始便立志要教民族舞，要傳揚中國舞，我是這裏的第一間，堅持了很多年。我比較喜歡正規的訓練，所以一九九三年跟北京舞蹈學院簽了合約⁷，如今已經二十多年。我認為應該要有正統的訓練，才能有自由的創作，兩者不能分開，特別在海外教學不能太雜亂。傳統是怎樣，現代發展可以做甚麼，兩樣都要兼備。這是我的目的，不能丟掉傳統，中國的民族各有風格，我想全世界只有中國舞是最豐富，所以我們不能棄掉老祖宗的東西，要好好保存。我們的演出不只面對華人，也要推向西方主流社會。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，根據我的理解，「多元」在中國是指不同民族，這裏就是指匯聚不同國家。

我在溫哥華已經生活了四十六年，那個年代在香港沒有空間發展，人們看不起中國

7. 梁淑華舞蹈學院開辦北京舞蹈學院一至十三級分級考試課程。

舞，認為你大陸來的懂甚麼呢？這裏的人不會覺得民族舞、中國舞老套，只是認識不夠。當然十個有八個半學生是學芭蕾舞、爵士舞、Hip Hop，只有一個半個學中國舞。但最近十多年多了很多學校，各有各的教法，我們則比較學院派，設有中國舞蹈學院考試一至十三級。我們有兩個團，一個是九至十三歲的兒童演出團「小熊貓」；另一個是十四歲以上半專業的梁漱華民族舞蹈團。兩個團都是要經過揀選，表現好才有機會加入。家長帶子女來學跳舞，是因為作為中國人想了解更多中國文化。曾經有個洋人領養的中國兒童，他們替他改中國名字，希望能夠藉着中國舞了解孩子自己的文化。我覺得西方人的思維不同，加拿大人有這樣的胸襟；中國人則比較家庭式，甚麼都是「我」先行，覺得沒有義務照顧其他人。教育上中國好像比較填鴨式，西方人大多是子女喜歡就可以。現在的學生有些在中國已經在學習中國舞，來到這裏繼續考試，有些人喜歡選中國人開的學校，因為語言可以溝通。

在這裏依靠收生也可維持生計，但從事藝術就不要想發達，只是一份工作，而且薪金不高。始終芭蕾舞的學生較多，我們都是依靠口碑、熟人的介紹，還有對我們的信任。我相信怎樣的學生便會選怎樣的學校，有些不喜歡練功，而我們比較嚴謹，要練功。有些學校只是幫你上台表演，參加選美，展示光彩一面。我們的演出還有介紹舞蹈的環節，像是新疆舞、蒙古舞，我們會介紹這個地方的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。我認為這方面很重要，特別是在加拿大，每次講述舞蹈的來源故事，西方人都聽得很投入。我們從古典民間一直說到現代，有一次觀眾不停發問，不願離開。我們在海外應該做這些工作，通過舞蹈藝術打開交流（圖十二）。

我覺得在這裏教中國舞，不只是為了收學生、為了生活，而是培養下一代對中國藝術文化的認識，還有加拿大人對中國舞的認識，這就是培養觀眾。這是我來到加拿大才想到的事，普及教育是最重要的，不論甚麼地方都要有，香港也一樣。在加拿大你不介紹自己，別人不會明白你在做甚麼，這樣誰會來看你的演出？不只是說自己好，而是要告訴別人這是甚麼，要別人明白。普及教育的對象不只是學生也是



觀眾，內容再好沒有觀眾也不成。所以有時即使演出很小規模，又沒有錢，我也會去做。成人舞蹈班也是普及教育，總之不可以坐着等別人來找你。這裏有些舞蹈團會到學校推廣，一個學期有一天的節目，請舞蹈老師來教學生。有學校會在午飯時間花四十五分鐘播放芭蕾舞的片段，也有加上解釋，像表演加工作坊。

我的學生都很乖，有學生考進了史丹福大學，學生都在不影響學業下去參加比賽。我看到很多因為舞蹈而改變的例子，有個六、七歲的小孩很害羞，最初上課時要祖母在課室陪她，現在變得開朗，說話很有信心。另外有個患有自閉症的小孩，最初不敢上課，坐在樓梯不入課室，我叫她進去看看，不喜歡隨時可以離開，慢慢她也一起跳了。舞蹈關乎小孩的教育，他們在海外脫離了中國傳統，做老師的除了教跳舞，也要教美德，我們很注重這方面，不希望出現學生家長之間的緊張關係。有些學校喜歡挑選學生，我覺得不能這樣做，我們又不是專業舞團，即使你只得一隻腳也可以跳舞，這是基本人權，是普及教育，就算跳不到，也可以成為好觀眾，每個

人都有權利來學跳舞，是平等的，我珍惜每一個學跳舞的人。在普及與專業之間要有橋樑，要有不同階段，像學校教跳舞，要接軌，一級級晉升。舞蹈跟其他藝術一樣，我希望每個人都認識，不認識也要懂得欣賞，所以不普及別人怎知道呢？如果不及，舞台上怎樣也好，但台下卻是空空的，還是沒辦法前進。我覺得這樣有點像傳教，但一個人去做並不足夠，學生就是接班人，將來就由他們去承傳。